

博通古今的周百通

周老談漢字簡化，滔滔不絕。

他進一步指出，「例如，遭人批評最多的，就是『后』字，又是皇后的『后』，又是前後的『後』，糊里糊塗地搞在一起。但這個后字，古書上就有，《大學》裡就有『知止而后定』，一連就用了幾個『后』字。」

有人說到圖書館找《后汉书》找不到，因為這三個字都簡化了，其實這三個字都是古代就有的。

周老說：「海外人士的反對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是不了解情況的，我想這是個學術問題，開學術會議討論是可以解決的。」

周老博通古今，與他有連襟關係的沈從文，給了一個外號：周百通。他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還與錢偉長、劉尊棋一起翻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

他說，當時的情況是，中美友好以後，鄧小平到美國，美國總統就提出希望做幾件中美聯合搞的文化工作，其中一件就是翻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

這關係到中美關係的新發展，所以鄧小平很重視這件事情。

當時中美雙方各出三個人，成立聯合編審委員會，開展翻譯工作。這套書翻譯了差不多五年。

這一翻譯工作，還有不少幕後工作者，周老說：「那個時候許多大學教授在下放勞動，沒有事情做，我們請他們做得很高興，那時候經費很少，稿費更是少得不得了。翻譯

工作主要集中由北京、天津、上海三個地方的教授做的。」

周老談起與錢偉長、劉尊棋一起做翻譯工作，興致很高。

他說期間主持《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有很多有趣的事。

周老如數家珍，比如碰到朝鮮戰爭這一條，當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了解世界還很少。

周老說，關於朝鮮戰爭，國外說是北朝鮮發動的，國內說是美國發動的。這就不好辦了。

周老賣了一個關子，你們知道結果嗎？末了，周老故作輕鬆地說：「這一條就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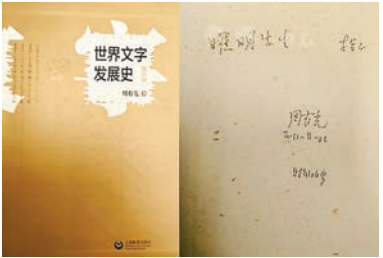
隔了五年，有了第二次翻譯，「這次請示上頭，上頭領導同意了按照外文的翻譯。」

周老談笑風生，說起過去，顯得趣味盎然。如今，錢偉長、劉尊棋兩位先生都已作古了。

周老說，他自己則是「被上帝遺忘了的人」。

說罷，哈哈大笑！

（「周有光的奇觀」之三）



■周有光贈《世界文字發展史》給作者。（彥火「原名潘耀明」提供）

劉德華長青天王之路(下)

劉德華上世紀80年代受到電視台力捧，與黃日華、梁朝偉、苗僑偉和湯鎮業組成「無綫五虎將」。

電視台預備與他續約5年，他卻決定要跳到電視圈發展，他要求可以接拍電影外，並將年期縮短，換來的是被電視台「雪藏」。他沉着面對，被雪長達400天，隨時會被淘汰出局。他不為所動，堅守信念，他沒怠惰，利用那段時間全面裝備自己，鑽研演技，勤練體格，經常練歌，留待後用。

終於約滿「解凍」了，他又給自己挑戰：進軍歌壇，外界一致不看好，認為他不是唱家班出身，既要拍戲又要唱歌，哪來這麼多精力時間，隨時自己拖垮自己。

他不理外界的狠批，全情投入歌影雙線發展，拚命拍電影；同時又出專輯，歌藝與舞姿受到批評，他不氣餒，不斷鞭策自己，四出討教改進；結果由票房一般拍至成為票房保證，更登上影帝寶座。並很快成為偶像歌手，唱片銷量高，在音樂頒獎禮獲獎無數，與張學友、黎明、郭富城被傳媒封為「四大天王」。

90年代初，其事業攀上高峰，他決定做老闆，自資開設天幕電影公司自己製作電影，圓他的電影夢。經過10年苦心經營，於90年代末天

幕公司虧損4,000萬港元，劉德華於是求助向華強夫婦，以包薪形式替向氏拍戲，幾年間便清還所有債務，時至今日向氏夫婦邀他拍戲，他再分身不暇也從不推辭。圈中人都欣賞他感恩念情，故他人緣甚佳。

90年代中，影圈吹起一陣「荷里活風」，不少電影人都想去荷里活發展，問劉德華可有此意，他說：「我們自己的市場也夠大，先在自己的市場做好再說。」最近不用勞師動眾飛去荷里活，不也與荷里活明星拍了《長城》嗎？完全反映他的遠見。



■劉德華在圈中是一位出了名勤力的人。

去舊患的過程

最近見到有人談排「業障」，相當有趣。其意思就是將之前的舊病都逐一排掉，身體只要夠能量處理好眼前的病，就會一併開始清理從前的。

文章談及膝頭的舊患、中學時的胃痛，在吃中藥一會兒後，竟然都浮出來了，而這些舊症的共通點，當然就是當時用西醫方法來處理的。

身體的層次遠比我們物理認知裡的更深和複雜。我更聽過某個案，小時候失禁，吃西藥停了，但身體一向也很差。十多年後，找到好中醫，調理得手腳都不再冷了，開始沒有了一個月一次的感冒，然後舊症跑出來了——

一天她突然失禁，小時候那種恐懼回來了，但今次她沒有再吃西藥，她又再找中醫。今次的失禁維持了好幾天，膀胱更痛得比從前兇，但過幾天便停止了，且沒有再復發。

當然，有人會質疑，也不知道是否復發，也不知道會否再回來呀。但經驗告知及根據排業理論（看李璧如醫師會說得較詳盡），舊症復發是很好的康復指標。所謂慢性病或癌症，都是多年壓抑下去的東西。就像中醫或任何自然療法所治的濕疹，所有患者都會表示搽得類固醇最多的地方，一定會爆裂得



■飲薑湯可驅寒。 網上圖片

采風

避雷針的祝福

天音知玄

楊天命

大家若有看天命上一期的文章，應該還記得，我為一間豪宅看風水的時候，從窗戶望出去，放眼盡是中環高樓大廈的避雷針，所以我建議用「抱枕」錦囊妙計化解煞氣？

避雷針確實會帶來煞氣，但是否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如此呢？中國道家哲學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轉化」：沒有永遠的福，也沒有永遠的禍。某些時候，避雷針的煞氣也會轉化為福氣。不信？且聽天命解釋。

大家有沒有去過銅鑼灣？銅鑼灣的時代廣場有個圓拱形的鐘，算是比較標誌性的建築物。在這個鐘上面，就有一支避雷針。有個客戶曾邀請天命到鐘對面的一棟知名大廈看風水，因為他看中了一間心水店舖，但還在猶豫是否應該租用此處。當天命看到他們店舖的窗外環境，就覺得十分不錯，尤其是全店最重要的那個人物，就坐在避雷針旁邊，正合我意！為什麼坐在煞氣重的針旁邊會是好事呢？這當然是與這家店本身的性質有關。大家不妨猜猜，是怎樣的行業，需要「針」的輔助？

答案是美容院！沒錯，這位客人

正是為自己即將開業的美容院尋找店舖，而剛剛我所說的，在避雷針附近「最重要的位置」，坐的就是負責打美容針的醫生。可想而知，他每天就與針筒打交道，而針筒愈多，自然表示生意愈旺！客人一聽，二話不說就決定把店舖租下來。

其實在那棟商業大廈，也有不少美容業的店舖。可見只要符合那個行業的需要，避雷針反而會催旺了發展，令煞氣變成福氣。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禍禍本來就是相輔相成，互相轉化。而有智慧的古人，正是能把握奧妙，取得所需，不因禍事而耿耿於懷，也不因福氣而得意忘形。

如此一來，煩惱大減，妙計自然源源不斷！



■銅鑼灣時代廣場有個圓拱形的鐘，其鐘上面有一支避雷針。 網上圖片

儋州拜訪蘇東坡

百家廊

馬承鈞

有機會到海南一遊，自然精心規劃了日程表和路線圖，其中一個亮點便是到訪大學士蘇軾貶謫地——儋州。

儋州位於海南島西北部，瀕臨北部灣，古稱「儋耳」，漢時置郡，宋代起更名儋州。儋州不僅擁有顯赫人文淵源，也是瓊島西部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和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華南熱帶農業大學等均設於此。

儋州屬熱帶季風氣候，河流眾多，風光優美。現今更頭頂「全國農業百強市」、「全國文明示範市」、「全國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優秀城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等殊榮。作為海南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儋州市擁有眾多古蹟，如漢代伏波井、中和古鎮等等，當然更以東坡書院著稱於世。

甫到儋州，我就急急趕往心儀已久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距儋州市中心40公里的中和鎮東坡書院。中和鎮古色古香，民風淳樸，沿街多為青石板路，古廟古寺不絕於目。穿過一片蔥蘢椰林，遂聞鳥語啾啾，越過一條清澈小溪，便是東坡書院了。書院大門十分壯觀，院裡古木茂密、群芳競秀。載酒堂、載酒亭、奧堂龕等房屋整齊典雅，凸顯嶺南建築風格。告示牌寫明東坡書院建於1098年，史上曾是儋州和海南最高學府，培養了眾多才俊，為海南重要人文勝蹟。我想，榮列唐宋八大家的東坡先生有幸能在如此幽靜環境度過三年屈辱歲月，可以研讀學問、著述揮毫，也算不幸中大幸了。一千多年逝去，歷經風雨滄桑的書院依然保存完好，足見當地人民政府對古蹟的看重和對文化巨匠的敬重。

載酒堂為東坡書院一大亮點。當年蘇軾先生就在此居住和著述。《瓊台紀實史》載：「宋蘇文忠公之謫居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堂外的載酒亭，重簷歇山頂結構，上下兩層造型精美，上層四角、下層八角，角角翹起作飛翔狀。亭邊有蓮花池，亭池相依、倒映成趣。堂後有一庭院，連着書院大殿和廊舍，形成一個四合院。院中有棵古老的芒果樹，葉茂蔭濃，使庭院愈顯幽靜。大殿前鮮花叢中簇擁着一座東坡笠屐銅像。大殿是東坡講學之處，殿中有蘇東坡、蘇過、黎子雲等彩塑群雕，栩栩如生。牆上一幅《坡仙笠屐

圖》更是鎮院之寶。筆者慢慢欣賞這幅畫作，不由想起蘇軾笠屐的故事來。

北宋紹聖四年（1097）七月，蘇軾被貶瓊州別駕（幕僚），至元符三年（1100）六月，東坡先生帶着小兒子蘇過在此度過三年貶謫生涯。這期間大文豪基本與世隔絕了，親朋好友包括弟弟蘇轍（子由）也難知其真實情況。一次東坡外出，向當地鄉賢黎子雲借書，歸途突遭暴雨，只好脫掉衣裳包住書籍，借農家竹笠和木屐返回書院。這些生活點滴別人自是無從知曉。若干年後，民間才流傳起這則「東坡笠屐」故事，南宋人張端義就在《貴耳集·卷上》記載：「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雲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讚：『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坡仙笠屐圖》就是根據這一記載創作，作者係宋御使大夫李伯時（李公麟）。

據介紹，謫居瓊島期間，蘇東坡先是借住儋州官舍，後被上司逐出，只好在桄榔（一種喬木）林中蓋間茅屋聊以度日，取名「桄榔庵」。素有平民情結的蘇軾卻與當地鄉民結下深厚感情。儋州州守張中與鄉賢黎子雲對一代大儒的處境於心不忍，出於友情和敬仰，解囊為東坡先生建起幾間房，作為他們父子棲身和以文會友之處。東坡自然十分感激，並據《漢書·揚雄傳》中「載酒問字」典故為房屋取名「載酒堂」。從此，蘇軾便在載酒堂讀書寫作會見親友，並為漢黎各族學子講學授業，傳播中原文化，載酒堂便順理成章變成一所書院了。書院舊址雖經千年風雨侵蝕，當地百姓出於對東坡的懷念仰慕，幾番修葺擴建，使書院逐漸成為一處享譽瓊島的人文勝蹟。

漫步東坡書院，我被院內一座座殿堂、一幅幅楹聯和一尊尊雕塑所吸引感動，那一個個古井和一件件歷史文物，都記得東坡先生的身影，那一棵棵古樹和一塊塊奇石，也都印有東坡先生的氣息，記得東坡先生吟誦之聲吧！

千年之前，海南島絕對是南蠻荒涼之地，關於此番蘇軾被貶，一般認為是他反對王安石變法使然，其實蘇與王私交挺好，他奉召離黃州時並沒先去汴京，而是繞道南京，先拜訪王安石，還在王家從容呆了幾十天。此次是蘇軾二度遭貶，先流放廣東惠州，上司

科技隔離親情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家居無事，夜晚更覺孤單，翻着自己早年寫的多本遊記，特別是壯年時與老伴同遊的照片，思念伊人，感慨萬端。

我無不良嗜好，不煙不酒。為人師表近七十年，唯一工餘活動便是旅行。每在學校寒暑假，大都與老伴攜手同遊。今斯人已逝，翻看刊有彩照的十來本遊記，特別是配有多幅同遊照片，更是感慨萬端。

留下的遊記，圖文並茂，與老伴合照的也有不少。兒女們在紀念母親的《永遠的懷念》一文中說，媽媽「幸好退休後可以和父親結伴同遊，踏遍大江南北，穿越東西半球，留下許多美麗的回憶和珍貴的紀念」。老夫老妻結伴同遊，的確是人生一大樂事。如果今天老伴健在，祖孫三代即便短程同遊相處，也是溫馨之旅。我重感情，更重親情。但生長在戰亂和顛沛流離的時代，生長在母親早逝缺乏母愛的家庭，今天老伴西歸，又不能白髮偕老，感情缺乏寄託。每當夜深人靜，每當兒孫外出，孤獨感油然而生。因而百感交集，浮想聯翩。

現在青少年以至兒童的玩意兒多着，我的六歲的小孫子就手不離平板電腦，眼不離螢幕上的卡通片。他的興趣已與早年我的兒女拉着父親的手臂要講點故事的情景遠離。小孫子他有他的玩意兒，對老祖父並無所求。要親的是他的父母，老祖父總是隔了一層。加上現在我老了，早已不駕駛汽車，駕駛執照多年前已不再續期，而孫兒的父母都各有一輛汽車，隨時駕車與他外出，或購物、或吃飯、或遊玩，活動多式多樣。誰還要依偎這位風燭殘年的爺爺呢。

過去「家有一老」是個福氣，因為老人在家可以照顧兒孫，而孩子們也喜歡依偎在爺爺、姥姥等老人家的懷裡。今天此情不再，孩子要外出吃喝玩耍靠父母，父母不在家，他們也自有玩具和電腦。親情讓科技隔離了，老傢伙不頂用，你愛兒孫而兒孫不愛你，奈何！

認為惠州太愜意了，又改判海南。據說因蘇軾字子瞻，「瞻」和「儋」很像，宰相就下令貶他去儋州吧。一路上東坡卻大受地方官員熱情招待，無人因他有政治問題而疏遠他，為此不少人還受到牽連甚至丟了官。

蘇東坡在瓊三年，沒有因個人屈辱而灰心喪氣、「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相反為海南的文化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他講學授業，培養出了海南歷史上第一個進士；他傳授農耕，教會了海南人民如何使用耕牛……如此等等，難怪海南人民對蘇大學士一直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哩！

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蘇軾獲赦北還，途中不幸卒於常州，享年65歲，謚號文忠，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尚有「三蘇墳」）。流放儋州三年，蘇軾貢獻出自己最後的政績，也留下許多珍貴佳作。

當年被貶海南，面對蒼茫海天，62歲的蘇軾發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的悲嘆，甚至留下「首當作棺、次當作墓、死則葬海外」遺囑。謫居儋州三年，他卻不忘初心，以文會友，寫詩127首，詞、賦、頌、碑、論文、雜記等186篇。雖已無大江東去、激揚文字的豪邁闊深，卻不泛關切民生和淡泊明志的情懷。

難怪習近平主席引用最多的古代典故正是蘇軾名句：「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臨大事而不亂，臨利害之際不失故常」、「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等等，蘇東坡的卓爾不凡由此可見！在儋州，東坡詩云：「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可見，忠君報國、體恤民情的蘇東坡，早已把海南作為自己第二故鄉了！



■儋州東坡書院之蘇軾銅像。 作者提供

漸漸迷失的回家路

鵬情黃里

趙鵬飛

戰爭已經結束，24歲的士兵王琪，因為在叢林中意外迷路，而把自己的大半生，停留在他一點兒都不喜歡的陌生印度。54年後，當他終於攜子帶孫重回故鄉，口音裡濃重的關中味兒還在，兩鬢雜亂叢生的白髮，實實在在地提醒他，這一生，最好的年華已經消逝。

我深深覺得悲涼的地方，就在於他始終未能放棄的掙扎。就像陷在一個噩夢裡，怎麼抗爭，都無法醒過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為了能找到回家的路，他給印度各級政府寄去的信件，多達數萬封，很遺憾，始終未能盼到回覆。即使2013年，中國大使館已經給他辦理了護照，印度方面仍然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直到印度總理莫迪，看到媒體的報道並過問。

72個小時之後，老兵王琪的回家之路，開始啟程。全國的媒體蜂擁攔截。前方記者發回來的照片裡，我看到了分崩太久之後的重逢，抱頭痛哭在所難免。恍若隔世的驚喜裡，更多是手足無措和百感交集，我看到了小人物苦苦煎熬的心酸和坎坷。

不是每個人的掙扎，最後都能上達天聽。在龐大的機構和巨變的時代面前，每個人都卑微得不如草芥。草芥無情，隨風而飛，落在哪裡

就在哪裡扎根。人卻不同，背井離鄉，天各一方，心中對故鄉的牽念，只會隨著時光浸染而愈發濃郁。即便時間容許，偶然回去，走在大拆大建之後的故鄉，記憶裡的痕跡蕩然無存，大廈擠滿了阡陌，橋樑改變了走向，迷路早已不是笑話。

最近，有個朋友為家鄉一座正在被改建的橋悲號不已。這座名為霽虹的橋，曾經是冰城哈爾濱的地標建築，貴為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不過，為了讓速度更快的高鐵進城，這座服役逾90年的橋，頓時成了城市管理者眼中的障礙。朋友說，這座橋除了方便哈爾濱人出行，更承載了幾代人對故鄉的記憶和眷戀。朋友問，沒有了霽虹橋，我還能找到我的故鄉嗎？

每個人都有故鄉，故鄉裡有河流、有山巒、有窄或寬的街道，有或長或短的橋樑，也有望不到盡頭的麥田和油菜花。我跟我的父親出生在同樣一方，我們對故鄉的記憶卻截然不同。父親常常指着一片人家的房子，跟我說，這裡原來是他開業的城隍廟小學，還有他和他父親來聽戲的巍峨戲樓。他有時也會指着對面廠房高高的圍牆，說這裡原來是一個很大的梨園。梨子很甜，梨花雪白。每每至此，父親眼睛裡的失落，我都感同身受。

在我的記憶裡，小時候的家旁邊，有一大片磚廠的取土場。裡面佈滿了蘑菇一樣的黃土堆，高的超過兩米，矮的也有一人多高。我們一群孩子成群結隊，在裡面穿來梭去。土堆裸露的地方，層層疊疊都是陶片和瓦礫。後來，我在很多地方的博物館裡看到，那些曾被我們隨意踢來踢去、繪有精美線條的瓦片，原來叫做瓦當。整日跟小夥伴們瘋跑的取土場，竟然就是比史書來得更為真切的秦磚漢瓦叢林。很可惜，那一片堪稱史書化石的土堆，早已被高樓和道路所覆蓋，一點痕跡也沒有了。

很多人的詩詞大會，帶動了讀詩背詞的風潮。很多人問，為什麼要背誦詩詞呢。有一個很好的答案。看到貌美的女子，你可以說「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而不至於詞窮到只會說「好美真美」。看到英俊的男子，脫口一句「陌上人如玉，公子世無雙」，要比只會說「好帥好帥」來得更為讓人傾慕。這就好比提到故鄉，總有一兩處獨有的風景或是建築，一提起來就讓我們倍感自豪。而不至於只會都千篇一律地說，道路擁擠廣場寬闊高樓林立。

如果日思夜想的故鄉，已經沒有了母親溫柔的目光，和勾起你記憶的舊時街巷，即便找回了歸鄉的路，這樣的故鄉還是故鄉嗎？